妙通寺傳聞法師與廣欽老和尚的因緣及其修行法門

邱敏捷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討論妙通寺廣欽老和尚的徒弟傳聞法師與前者的法緣及弘法行誼，文章描述傳聞法師擔任廣欽老和尚侍者 15 年的經歷，以及傳聞法師傳承廣欽老和尚的宗風與對妙通寺的轉化。本文認為傳聞法師傳承後的特徵主要有三：第一為承繼廣欽老和尚的苦行宗風，側重事上磨鍊；第二為強調持名念佛，從念「阿彌陀佛」，改念「毘盧遮那佛」；第三為歸宗華嚴。本文認為妙通寺在傳聞法師的帶領之下，修行宗風與妙通寺往昔已有不同。

關鍵詞：妙通寺、傳聞法師、廣欽老和尚、持名念佛、苦行

投稿日期 2025 年 4 月 3 日、送審日期 2025 年 4 月 25 日、通過刊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壹、前言

妙通寺位在高雄市六龜區寶來村，[1] 建於 1981 年，開山祖師為當代高僧廣欽老和尚（1892-1986）。廣欽老和尚 1927 年於福建泉州承天寺出家，1947 年來到臺灣，建寺弘法度眾，法緣相當殊勝，有「頭陀行的禪師」、「神異僧」之稱，為陳慧劍（1925-2001）[2]、于凌波（1927-2005）[3]、聖嚴法師（1931-2009）[4] 與傳道法師（1941–2014）[5] 等學界、教界人士所仰慕與稱譽。[6]

廣欽老和尚一生的行持，從出家修行與度化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早年皈依承天寺佛門與南洋移工時期」；二、「承天寺苦行植福與聞法體悟時期」，證得念佛三昧；三、「清源山苦行禪修時期」達 13 年，

---

* 妙通寺官網與展示廳資料，絕大多數是以農曆年月呈現，本文年月時間，筆者已透過「國曆/農曆對照表」轉用，一律採用西元（國曆）時間。

1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高雄：妙通寺，出版時間不詳），頁 19-20。本資料由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於 2025 年 3 月 1 日提供。

2 陳慧劍，江蘇泗陽人，作家、記者、佛教居士。著有《當代佛門人物》、《水晶夜》、《弘一大師傳》、《寒山子研究》、《中國末代禪師》等。參見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臺南：妙心出版社，2013 年），〈陳慧劍〉條，頁 402。

3 于凌波，河南洛陽人，畢業於國防醫學院，曾任醫師。著有《民國高僧傳初編》、《民國高僧傳續編》、《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等。參見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于凌波〉條，頁 16。

4 聖嚴法師於 1989 年創建法鼓山，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宗旨，2005 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參見邱敏捷，〈當代臺灣禪學的激盪：以聖嚴法師與性廣法師為例〉，「第二十一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臺灣佛教之文化傳承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2023 年 8 月 12-13 日。

5 傳道法師，俗名朱清溫，臺南白河人，1964 年於高雄宏法寺禮拜開證上人（1925–2001）出家，先後就讀戒光佛學院與中國佛教研究院。1970 年畢業後，再於志仁補校初中部進修世俗教育。1973 年任臺南妙心寺副住持，並利用夜間至臺南一中進階學習。1976 年完成學業後，開始專心弘法，1992 年陞任妙心寺住持。矻矻於弘法利生，熱切講述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從事社會關懷，並參與社會運動，如環保與反賄選等。終其一生，海內外都有他弘法的身影與足跡。著有《印順導師與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概說》、《法句經講記》、《佛法十講》等書。參見邱敏捷編著，《傳道法師年譜》（臺南：妙心出版社，2015 年）；邱敏捷，〈當代臺灣人間佛教之實踐：以傳道法師的禪學及其書法藝術為例〉，《臺灣文獻》，第 76 卷第 1 期（2025 年 3 月），頁 141-168；邱敏捷，〈當代臺灣佛教僧俗交遊之範式：以臺南妙心寺傳道法師與藍吉富為例〉，「臺南府城佛影：人間菩薩傳道法師圓寂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臺南大學人文學院，2024 年 12 月 28 日。

6 參見邱敏捷，〈妙通寺開山祖師廣欽老和尚的出家修行與弘化風格〉，「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功夫益進；四、「來臺建寺與廣度信眾時期」，仰慕者、追隨者無數。[7] 其弘化風格，可歸為三個面向：一、「提倡《金剛經》的無相法門與《心經》的空解脫門」；二、「主張禪淨雙修」；三、「持〈大悲咒〉、大悲水濟世」等。[8] 其中，廣欽老和尚特重《金剛經》與《心經》等，故提出「心地法門」[9] 之說，妙通寺並於 2025 年舉辦「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10]

廣欽老和尚在臺灣建寺弘法近四十年，於土城承天禪寺時常「坐在籐椅上與大眾結法緣」，[11] 因緣殊勝無比，度化的弟子眾多，如擔任承天禪寺第二任住持的傳悔法師（1923-2012）[12]，以及擔任妙通寺第二任住持的傳聞法師（1949-2009）與妙通寺第三任住持的傳敦法師（1953-）[13] 等，都是相當受矚目的弟子。依傳悔法師《覓菩提》所載，廣欽老和尚圓寂前曾囑咐云：「承天禪寺、妙通寺、廣承岩的負責人職事，承天禪寺由傳悔主持、傳奉監院；妙通寺由傳聞主持、傳敦監院；廣承岩傳斌主持。」[14]

---

7 參見邱敏捷，〈妙通寺開山祖師廣欽老和尚的出家修行與弘化風格〉，「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頁 43-48。

8 參見邱敏捷，〈妙通寺開山祖師廣欽老和尚的出家修行與弘化風格〉，「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頁 48-56。

9 大乘精舍印經會編〈廣欽老和尚開示〉云：「我們要學的是無色相的『心地法門』，這才是無上法。……若存『我相』，每樣事都有『我』，把『我』看得重，分得很清楚，這樣對我們自己的修行不利，常常會起煩惱。……去『我執』，從粗衣、淡飯做起。要淡泊慾望，不起分別，要修『無我、人、眾生、壽者相。』」參見大乘精舍印經會編，《廣欽老和尚紀念集》（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3 年），頁 27-28。

10 該研討會於 2025 年 6 月 21 日於高雄六龜妙通寺舉行，由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參見蔡宗憲，〈樹科大、妙通寺攜手舉辦學術研討會 探討心地法門傳承〉（2025 年 6 月 23 日），收錄於「焦點時報」：https://focus.586.com.tw/2025/06/23/p352307/（2025/11/20 點閱）。

11 釋傳悔口述，釋道邊紀錄整理，《覓菩提》（新北：承天禪寺，2011 年），頁 75。

12 傳悔法師，山東膠縣人，俗名柳子奇，肄業於膠縣黎明中學。1949 年來臺，1963 年擔任《獅子吼》編輯。1966 年禮拜廣欽老和尚披剃出家，隔年往臺中慈明寺受具足戒，1974 年回土城承天禪寺。1976 年任監院，1986 年接任第二任住持，著有《覓菩提》一書。參見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傳悔〉條，頁 568。

13 傳敦法師，俗姓郭，名美君，臺北石牌人，畢業於十信高商。1983 年住在承天禪寺，並於當年 9 月 6 日（農曆 7 月 29 日）禮拜廣欽老和尚剃度出家，後於 1983 年 11 月 19 日來到妙通寺。見釋傳敦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訪談紀錄〉（2025 年 3 月 1 日於高雄市妙通寺訪談，未刊稿）。

14 釋傳悔口述，釋道邊紀錄整理，《覓菩提》，頁 81。

擔任妙通寺第二任住持的傳聞法師身為比丘尼，悉心隨侍廣欽老和尚的一切生活起居及接引信眾的大大小小事務，凡 15 年，如傳悔法師云：「我不是直接在老人（廣欽老和尚）身邊。有什麼事情要做，都是透過他身旁的女弟子來說的。」[15] 這位「廣欽老和尚身旁的女弟子」，指的就是傳聞法師。可見，傳聞法師的重要。

有一次，廣欽老和尚指著拖鞋命傳聞法師倒穿，傳聞法師領會其意，立即跪下說：「師父，懺悔！請師父教我。」[16] 她在廣欽老和尚座下，熏習既久，耳濡目染，加以勤敏學習而完全的接受恩師的教導，故頗得廣欽老和尚的真傳。

廣欽老和尚圓寂前，囑咐弟子「火化，不再裝龕」[17] 等事後，廣欽老和尚又說：「傳聞啊！推牆。」傳聞法師沒第二句話就推牆。推了一些時間，廣欽老和尚說：「好了，放了。」意思是要其他旁觀的女眾弟子「如牆之堅心」的跟隨傳聞法師繼續修行。[18]

有關廣欽老和尚理念與行誼的資料，已有不少，諸如《廣欽老和尚紀念集》、《廣欽老和尚開示錄：1-3 對在家居士開示》[19]、《廣欽老和尚開示錄：4-6 對來訪出家法師開示》[20]、《廣欽老和尚開示錄：7-20 對出家弟子開示》[21]、《廣公上人事蹟初編》[22]、《廣公上人事蹟續編》[23]、《廣欽老

15　釋傳悔口述，釋道邊紀錄整理，《覓菩提》，頁 74。

16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21。

17　釋傳悔口述，釋道邊紀錄整理，《覓菩提》，頁 80。

18　釋傳敦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訪談紀錄〉（未刊稿）。

19　承天禪寺編，《廣欽老和尚開示錄：1-3 對在家居士開示》（新北：承天禪寺，2012 年）。

20　承天禪寺編，《廣欽老和尚開示錄：4-6 對來訪出家法師開示》（新北：承天禪寺，2012 年）。

21　承天禪寺編，《廣欽老和尚開示錄：7-20 對出家弟子開示》（新北：承天禪寺，2012 年）。

22　承天禪寺編，《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本）（新北：承天禪寺，2013 年）。

23　承天禪寺編，《廣公上人事蹟續編》（校訂本）（新北：承天禪寺，2014 年）。

和尚法語錄》[24] 等書。有關傳聞法師的資料，則有妙通寺編著的《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25]、《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二）》[26]、《傳聞上師開示語錄：偈語篇》[27]、《傳聞師父歷年領職事開示》[28] 等書。針對《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與《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二）》二書，傳敦法師〈序〉云：

> 傳聞上師，累劫修來，稟性慈悲，不與物爭，……勉心向佛，屢佈法語，說誠實言，於十方界，播佛法種。治理僧團，萬眾齊心，傳揚佛法，海棠之內……敦承佛意，領上師教，以增德行，共修證果。[29]

可以說，傳聞法師稟性慈悲，屢布法語於海內外，傳播佛法，傳敦法師得其法意，爰為出版流通。

目前學界針對廣欽老和尚的研究論著，有闞正宗〈無來無去無代誌：廣欽老和尚與臺灣的因緣〉[30]、釋明靄〈廣欽老和尚的事蹟及其修行方式之研究〉[31]、蘇美鶴〈廣欽老和尚研究〉[32]、王見川〈戰後臺灣神異僧的理念：

24 妙通寺編，《廣欽老和尚法語錄》（高雄：妙通寺，2022 年）。

25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新北：水星文化事業出版社，2011 年）。

26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二）》（新北：水星文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

27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語錄：偈語篇》（高雄：妙通寺，2020 年）。

28 《傳聞師父歷年領職事開示》一書，內容共 6 章，傳聞法師自 1989 年至 1996 年領職事開示內容的重點摘錄，依序是：1989 年度領職事開示摘要 13 條；1990 年度領職事開示摘要 29 條；1991 年度領職事開示摘要 26 條；1992 年度領職事開示摘要 55 條；1993 年度領職事開示摘要 10 條；1996 年度領職事開示摘要 18 條。參見妙通寺編，《傳聞師父歷年領職事開示》（高雄：妙通寺，出版時間不詳），頁 1-98。本資料由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於 2025 年 3 月 1 日提供。

29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2。

30 闞正宗，〈無來無去無代誌：廣欽老和尚與臺灣的因緣〉，收入闞正宗，《臺灣高僧》（臺北：菩提長青出版社，1996 年），頁 21-46。

31 釋明靄，〈廣欽老和尚的事蹟及其修行方式之研究〉（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32 蘇美鶴，〈廣欽老和尚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關於廣欽老和尚（1892-1987）二三事〉[33]、陳玉真〈廣欽老和尚與佛教〉[34]、邱玉瑞〈廣欽老和尚與其法脈傳承寺廟之研究〉[35]、汪承〈廣欽老和尚宗教修行研究〉[36]、黃兆民〈廣欽老和尚修行論：苦行與念佛並重〉[37]、紀俊吉〈釋廣欽「苦行」思想的當代思辨與啟示：文化哲學的進路〉[38]，以及拙著〈妙通寺開山祖師廣欽老和尚的出家修行與弘化風格〉[39]等。至於針對傳聞法師的研究成果，則有通和法師[40]〈傳聞法師「心地法門」之研究：以《傳聞法師開示集錄》為主要探討〉[41]、林其賢〈傳聞法師「心地法門」的工夫指點〉[42]、黃楸萍〈《傳聞法師開示語錄》述評〉[43]等文，然尚未有專文探論傳聞法師與廣欽老和尚在修行法門上的承續與轉變。

本文以「妙通寺傳聞法師與廣欽老和尚因緣及其修行法門」為題，主要就兩個面向探究之，其一是「傳聞法師與廣欽老和尚的法緣及弘法行誼」，

33 王見川，〈戰後臺灣神異僧的理念：關於廣欽老和尚（1892-1987）二三事〉，收入范純武、王見川、李世偉，《臺灣佛教的探索》（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5 年），頁 167-180。

34 陳玉真，〈廣欽老和尚與佛教〉（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35 邱玉瑞，〈廣欽老和尚與其法脈傳承寺廟之研究〉（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36 汪承，〈廣欽老和尚宗教修行研究〉（湖北：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論文，2016 年）。

37 黃兆民，〈廣欽老和尚修行論：苦行與念佛並重〉，《慈濟通識教育學刊》，第 13 期（2020 年 12 月），頁 108-126。

38 紀俊吉，〈釋廣欽「苦行」思想的當代思辨與啟示：文化哲學的進路〉，「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39 邱敏捷，〈妙通寺開山祖師廣欽老和尚的出家修行與弘化風格〉，「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頁 35-58。

40 通和法師，臺中市人，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畢業，具舞蹈專長。1993 年禮拜傳聞法師出家，1994 年受戒，2008 年自妙通寺下山，就讀於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2013 年獲碩士學位。其間 2010 年受聘為臺中寶善寺、普濟寺當家師。2015 年起擔任臺中寶善寺、普濟寺住持。參見釋通和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通和法師出家學佛訪談紀錄〉（2025 年 1 月 17 日於臺中市寶善寺訪談）。

41 釋通和，〈傳聞法師「心地法門」之研究：以《傳聞法師開示集錄》為主要探討〉（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42 林其賢，〈傳聞法師「心地法門」的工夫指點〉，「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43 黃楸萍，〈《傳聞法師開示語錄》述評〉，「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就「傳聞法師修行前期與廣欽老和尚的法緣」，以及「傳聞法師修行後期的弘法行誼」研撰之；其二是「傳聞法師的修行法門」，就「承繼廣欽老和尚苦行宗風，側重事上磨鍊」；「強調持名念佛」；「歸宗華嚴」等，以梳理、解析、彰顯妙通寺傳聞法師與廣欽老和尚的因緣及其修行法門，期以豐富當代臺灣佛教之研究。

貳、傳聞法師與廣欽老和尚的法緣及弘法行誼

傳聞法師一生的行持，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與廣欽老和尚關係深遠，後期則有她弘法的發展，茲就「傳聞法師修行前期與廣欽老和尚的法緣」、「傳聞法師修行後期的弘法行誼」而論述之。

一、傳聞法師修行前期與廣欽老和尚的法緣

傳聞法師，臺南新營人，俗名方阿英。小學畢業，成績優異，是老師心目中的優秀學生。傳敦法師曾談及傳聞法師的小學時代，她說：

> 傳聞師父的背景也很單純，她是國小畢業，還是模範生畢業，因為家庭因素，就沒有再繼續升學。她的老師非常不捨。傳聞師父他們家那陣子要從臺南搬來高雄。老師要把師父留在臺南，表示要負責她的生活費與教育費，她要把她栽培到做老師，她的老師的目標是這樣。但是老菩薩，師父的母親不捨，不肯讓女兒留在臺南，於是全家一起搬來高雄，她不敢繼續升學讀書，她妹妹也是，就開始去工作。[44]

傳聞法師 18 歲皈依觀世音菩薩，即感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喜捨，立志出家修行。1971 年（22 歲），仰慕廣欽老和尚苦行修道，前往臺北縣土城

44 釋傳敦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訪談紀錄〉（未刊稿）。

鄉承天禪寺，初見老和尚，頂禮三拜，感動莫名，遂於同年 5 月 29 日披剃出家，並擔任廣欽老和尚侍者，長達 15 年之久。

傳聞法師承侍廣欽老和尚起居生活，又兼其他寺務，凡事盡心竭力，側重事上磨鍊，廣欽老和尚常對她說：「是佛祖叫妳來的」[45]，可見廣欽老和尚相當倚重她，給她許多精進的機會，而後於 1986 年指定傳聞法師接任妙通寺的第二任住持。傳聞法師能得到廣欽老和尚的信任，傳敦法師〈序〉曾云：

> 傳聞上師，……自出家始，入承天（禪）寺，廣公為師，……於僧眾中，誠信慈愛，出坡應事，全力完成，廣公所付，順心信受，依囑行事，令推土牆，或逆著履，不曾拂逆。[46]

傳聞法師生性和順慈柔不拂逆，心如牆之堅固，有智慧不逆著履。

初出家，傳聞法師的精進之道是學習彌勒菩薩「量大」、「難容能容」的氣度與胸懷，並禮拜《金剛經》。《妙通寺簡介》載其早期修行軌跡云：

> 初出家，經常跪在彌勒菩薩前默禱：「彌勒菩薩，願我像您一樣量大，能容盡事間難容事。」自動自發禮拜《金剛經》，一字一拜。行事細心謹慎，關照備妥常住諸事，不讓廣公有絲毫罣礙。[47]

一般佛寺經常是把彌勒菩薩供奉在「天王殿」，並寫著「大肚能容，了卻人間多少事；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的對聯，土城承天禪寺也不例外。

45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20。

46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2。

47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19。

彌勒菩薩的「大量」與「歡喜」是學佛者的典範，《彌勒上下生經》[48] 為信眾所持誦，而其創造人間淨土的弘願也被重視。[49]

至於傳聞法師禮拜《金剛經》，源自廣欽老和尚雖不識字，教導弟子與信眾多讀《金剛經》與《心經》，廣欽老和尚自己也經常要傳聞法師讀經給他聽。[50] 廣欽老和尚開示常說：

> 「經典即是路」，煩惱時拿經典上的意思來轉煩惱。……多看《金剛經》，才比較不會執著。……經就是路徑，所以看經才知道修行的路是怎麼走。[51]

傳聞法師初踏入佛門，禮拜經典是恭敬心的表現，進一步「受持」經典，以深入經藏，否則「如神秘的讀誦禮拜，不求解，不起行，以為功德已大極了。甚至稱讚誦持功德，成為變相的符咒，這怕不是功德，而反是無量罪惡呢！」[52]

此外，在這段學習過程中，傳聞法師 1971 至 1974 年，曾隨著廣欽老和尚赴基隆、南投、臺中、嘉義、花蓮等地弘法，廣欽老和尚的機鋒式教化，傳聞法師自然細參體悟。《妙通寺簡介》記載廣欽老和尚與傳聞法師對話的內容云：

> 某日有信徒以剝皮枇杷供奉廣公，正要入口，信徒出言：「且慢，

48 參見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以下略去出版資訊）；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後秦・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大成佛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南朝宋・沮渠京聲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

49 參見邱敏捷，〈印順人間佛教與彌勒淨土〉，「第八屆兩岸四地暨國際佛教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中心，2016 年 6 月 24-26 日。

50 釋通和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通和法師出家學佛訪談紀錄〉（未刊稿）。

51 大乘精舍印經會編，《廣欽老和尚紀念集》，頁 27-50。

52 印順，《般若經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頁 82-83。

> 請問老和尚您是用什麼心吃枇杷？」法師嘆道：「度眾確實不易，隨時會遭問難。」隨即聽廣公對曰：「無所住心！」信徒喝采稱好，法師感佩廣欽法師果真處處禪機。廣公對法師說：「這些人皆口頭禪，無實修，不足取也。」[53]

信徒所謂「請問老和尚您是用什麼心吃枇杷？」實乃模仿唐代著名禪師德山宣鑑（782–865）與老太婆的對話公案而來，不是直出胸臆，也不是提問實修而來的疑點，僅是「口頭禪」，拾人牙慧而已，當然是不足取。這個公案內容，圓悟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云：

> 德山本是講僧，……擔疏鈔行腳，直往南方。……路上見一婆子賣油餅，遂放下疏鈔，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爾若答得，布施油餅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54]

該文記載德山宣鑑因常講《金剛般若經》，時人美稱為「周金剛」。他知道南方盛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法後，就帶著《金剛經疏鈔》離開家鄉，跋山涉水，要到南方求法印證。在湖南澧陽的路途上，遇見一位老太婆賣餅，就停下來休息，想買點心裹腹。老太婆指著擔子說：「這箇是甚麼文字？」德山說：「《青龍疏鈔》。」老太婆說：「講什麼經？」德山說：「《金剛經》。」老太婆說：「我有一個問題，你如果答得，就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到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不知上座點的是哪箇心？」德山無言以對，遂前往龍潭，

53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20。

54　宋・圓悟克勤，《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 冊，頁 143 下 -144 上。

到澧陽參謁龍潭崇信（？–838）禪師[55]。

廣欽老和尚是禪師，知道信徒是依樣畫葫蘆，沒有實修經驗，借此機會教導傳聞法師。再則，廣欽老和尚觀機逗教，反詰傳聞法師，《妙通寺簡介》載云：

> 一日某處風景甚好，法師當下喜悅，對廣公說：「這花好美！」廣公開示：「是妳眼睛美？還是花美？」當機破相，六根對六塵，皆起心動念！祖師教法「沒好沒壞」。[56]

人的六根往往為外境六塵所迷，心就飛過去了，[57]起了貪、瞋、癡的念頭。美就喜歡是貪，不喜歡是瞋，什麼都不知道是癡。此所謂「花」「沒好沒壞」，是說「花」是「緣起」，對每件事的好、壞、美、醜的評論，都是來自人的自我中心，如傳道法師所說：

> 「如實正觀緣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每個人生生世世累積了不少的習性，評判每件事往往都以自我為中心；再加上，我們觀察的對象，由於有太多的假象，不易為我們所勘破。[58]

傳聞法師在 1974 年受戒後，有一回剁草藥時不慎，刀口直下食指，痕深見肉，血流如注，乃以繃帶包紮止血，引來廣欽老和尚的關注。《妙通寺簡介》載：

> 廣公察見，當下嚴厲喝斥：「作啥？裝傷！剁下來都還可以！」……師父（傳聞法師）說：「這樣，就是這樣。」……轉身隨即拆下，

55 參見邱敏捷，《三心了不可得：與傳道法師對話錄》（臺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2015 年），頁 1-2。

56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20。

57 宋代《宏智禪師廣錄》卷 5：「馬祖與百丈行次，聞野鴨子聲。祖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百丈鼻頭，丈作痛聲。祖云：『何曾飛去？』丈脫然有省。」參見宋・天童正覺，《宏智禪師廣錄》，《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8 冊，頁 59 上。

58 邱敏捷，《三心了不可得：與傳道法師對話錄》，頁 11。

此後不見法師有任何包傷。[59]

廣欽老和尚的意思是，修行者要能「為法忘軀」，不對身體起執著，區區傷口，不必掛心。

要言之，廣欽老和尚是禪師，信手拈來都是禪語與禪思，在契理應機下點化徒弟與信眾。

1976 年起，傳聞法師一方面繼續任廣欽老和尚的侍者，另一方面承擔承天禪寺的重建工程。不久，又於 1980 年奉師命南下覓地建寺，見高雄六龜寶來村寶建山寶建路地形，與攙扶廣欽老和尚拄杖踽踽行來的夢兆相同。1981 年，開始動土籌建妙通寺於高雄六龜寶來村。據傳悔法師載：

> 老人（廣欽老和尚）於 1981 年派傳聞尼師到高雄六龜籌建妙通寺，1984 年春天，農曆 2 月份大悲法會後，老人即南下妙通寺，每逢大悲法會則北上，如此臺北、高雄兩地奔波，……1984 年夏天，妙通寺落成，老人正式移錫妙通寺，（農曆）7 月及 10 月的法會，老人都曾回來，但仍以留在妙通寺的時間為長。[60]

那段時間，傳聞法師來回奔波於土城承天禪寺與六龜妙通寺之間。

1983 年之後，廣欽老和尚命傳聞法師帶領傳敦法師等十餘名女眾，投入妙通寺的工程興建。1984 年 7 月 14 日（農曆 6 月 16 日），妙通寺舉行大雄寶殿開光安座大典，廣欽老和尚親臨主持，並於 8 月移錫妙通寺。1985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4 日，妙通寺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戒」，廣欽老和尚為得戒和尚，求戒四眾弟子二千五百餘人[61]。這是當時佛教界的一件大

59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21。

60 釋傳悔口述，釋道邊紀錄整理，《覓菩提》，頁 76-77。

61 妙通寺傳戒委員會編印，《高雄縣六龜鄉妙通寺護國千佛三壇大戒同戒錄》（高雄：妙通寺，1987 年）。本資料由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於 2025 年 3 月 1 日提供。

事。

廣欽老和尚後來公開召集大眾，指定傳聞法師為第二任住持，據《妙通寺簡介》云：

> 1985 年 10 月（農曆）妙通寺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戒」……。法會圓滿後，11 月 28 日，老和尚喚寺眾弟子佇立殿外曬太陽，隨即囑傳聞於身旁坐下，並謂：「你可以了，他們（指大眾）還沒有。」[62]

1986 年 2 月 13 日，廣欽老和尚（95 歲），瞻視清澈，向隨侍弟子曰：「無來無去，無代誌（閩南語）。」[63] 於念佛聲中坐化圓寂。自此，傳聞法師承接住持重責，妙通寺僧眾，共同為續佛慧命而精進修行。

二、傳聞法師修行後期的弘法行誼

廣欽老和尚傳承禪宗臨濟法脈，在臺期間，先後建立了「廣明寺」[64]、「廣照寺」[65]、「承天禪寺」[66]、「廣龍寺」[67]、「廣承岩」[68] 與「妙通寺」等道場，法緣殊勝，廣度眾生，為臺灣佛教重要法脈之一。

傳聞法師在廣欽老和尚圓寂後，自 1986 年擔任妙通寺第二任住持期間，肩負如來家業，弘法度眾，為法忘軀，陸續擴建妙通寺，以安頓僧眾修行，策進道業，並弘法度眾。茲列舉如下：

1988 年 3 月，動土興建毘盧寶殿。

1989 年，傳聞法師帶領全寺出家女眾，以身作則，投入工程興建，合

62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18。

63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10。

64 廣欽老和尚於 1949 年建廣明巖（今廣明寺），位於臺北新店。

65 廣欽老和尚於 1951 年建廣照寺，位於廣明寺右後方。

66 廣欽老和尚於 1955 建承天禪寺，位於臺北土城，先闢地建瓦屋 1 間，後逐年建大殿與屋舍。

67 廣欽老和尚於 1963 年建廣龍寺，位於臺中龍井山上之南寮。

68 廣欽老和尚於 1969 年建廣承岩，位於臺北土城。

力構建毘盧寶殿。

1990 年，傳聞法師帶領全寺出家女眾，總動員投入工程，接力將混凝土等，搬運上約七層樓高的毘盧寶殿屋頂。[69]

1993 年 10 月、11 月，在傳聞法師領導下，毘盧寶殿與廣公紀念堂先後落成啟用。[70] 毘盧寶殿殿內，供奉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東側為文殊菩薩，西側為普賢菩薩。兩側上方有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彩繪浮雕，東西兩側為十八羅漢、四大天王。華嚴海會諸佛菩薩雲集，毘盧寶殿實為「一真法界」[71]。廣公紀念館，又稱祖師殿。樓高 3 層，殿內中央供奉開山祖師廣欽老和尚。右側為廣欽老和尚的師公轉塵老和尚，左側為廣欽老和尚的師父瑞芳法師。

1995 年 12 月，藥師寶殿落成。該寶殿供奉藥師琉璃光如來，虔誠祈求，必蒙感應，消災延壽，植福延齡。1998 年底，清淨境界竣工。2003 年 5 月，奠定啟建毘盧樓閣。2004 年 1 月，毘盧樓閣動土。此外，興建分寺有三：

其一，1987 年，建隆法寺於高雄市三民區信國路。

其二，2000 年，購買韓國慶尚南道金海市大仁寺，易名清淨山毘盧寺。

其三，2002 年，建千僧寺於臺南市左鎮區。[72]

再則，傳聞法師專注修行，隨著修持經驗的累積，並 1988 年 10 月成立「廣嚴佛教研修院」[73]，續佛慧命，紹隆佛種，[74] 親自講授《金剛經》，[75] 頗

69 妙通寺製，〈傳聞法師生平年表暨妙通寺大事記展示〉，置於妙天寺毘盧樓閣西廂展示廳。

70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2。

71 印順說：「在生滅的事相邊，才可以說有差別，真如是不可以說有差別的。『法界』，賢首家說有四種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此四法界統攝起來，名為一真法界。」參見印順，《大乘起信論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頁 64-65。

72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3。

73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云：「廣嚴佛學研修院。」（頁 3）；〈傳聞法師生平年表暨妙通寺大事記展示〉亦作「廣嚴佛學研修院」。本文依現存匾額為「廣嚴佛教研修院」修正之。

74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3。

75 妙通寺製，〈傳聞法師生平年表暨妙通寺大事記展示〉，置於妙天寺毘盧樓閣西廂展示廳。

為難得，然僅維持兩年，殊為可惜。可以說，妙通寺一方面賡續廣欽老和尚的宗風，念佛、禪修，提倡「心地法門」，如實修行，似乎偏重於行門，對於教理的詮釋與理解，稍嫌不足，故成立「廣嚴佛教研修院」是以強化對經典理解的能力。

當然，妙通寺雖地處靜闢之地，然誦經、法會活動頗多，對經典的受持自然有益，如《妙通寺簡介》云：

> 妙通寺為傳統清修道場，承襲廣公「老實念佛、福慧雙修」道風，尊奉廣公「苦修實證」精神，傳承廣公、傳聞法師「心地法門」。平日早、晚課誦、午供、過堂、每日 2 支香共修誦經、每月 2 次誦戒、每年固定誦持《華嚴經》1 部，及不定期受持（誦經或持咒）、打佛七等。常年法會活動……梁皇法會……水懺法會。[76]

誦持經典，常能不斷聽聞、持誦，進而思惟、理解，再攝心觀照而修，此為聞思修的過程。誠如當代佛學泰斗印順法師說：

> 初學般若，應先於文教聽聞、受持，以聞思慧為主。經合理的思考、明達，進而攝心以觀察緣起無自性，即觀照般若，以思修慧為主。如得離一切妄想戲論，現覺實相，即實相般若了。[77]

傳聞法師成立「廣嚴佛教研修院」，以裨益僧眾「多聞熏習」、「深入經藏」，自有證得般若智慧的因緣。

由此可見，傳聞法師強調讀經，隨侍在旁達 16 年的弟子通和法師，亦有所感。通和法師說：

> 其實傳聞師父讓我們讀那麼多經，是讓我們從經中去領悟佛教的法義。可是就不知道我們這些後學，非常的駑鈍，有時候讀了經，就

76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9。

77 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8。

> 嘩啦嘩啦過去了。……傳聞師父讀到什麼經的時候，她那段時間就會說那個法。[78]

通和法師深覺自己想要參學，並充實經典知識與佛教義理，遂於 2008 年請「長假」到臺北就學深造。她說：

> 那段時間，……就是我覺得想要讀經。可是我覺得程度不夠。那當然，也是有一點想要參學。……反正就覺得自己想要再充實經典知識與佛教義理。[79]

廣欽老和尚的徒孫，通和法師下山就讀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後以〈傳聞法師「心地法門」之研究：以《傳聞法師開示集錄》為主要探討〉為題，完成碩士學位。

此外，傳聞法師也多次帶領妙通寺常住法師與護法信眾，到海外進行參訪交流的活動，茲舉 3 例如下：

1990 年 10 月，朝禮廣欽老和尚出家的道場：福建傳承禪宗臨濟法脈的承天寺，以及廣欽老和尚在清源山潛修 13 年的石洞。[80] 此為飲水思源之舉。

1995 年 7 月，到河南、陝西朝聖，參訪的道場有少林寺、大慈恩寺、興教寺等，並於龍門石窟前恭誦《金剛經》。[81]

2001 年 8 月，到洛陽龍門石窟、普陀山朝聖，除於龍門石窟前領眾誦《大方廣佛華嚴經》之外，也參訪普陀山正法講寺（今圓通禪林）、正法明如來銅殿、不肯去觀音殿等。

78　釋通和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通和法師出家學佛訪談紀錄〉（未刊稿）。

79　釋通和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通和法師出家學佛訪談紀錄〉（未刊稿）。

80　妙通寺製，〈傳聞法師生平年表暨妙通寺大事記展示〉，置於妙天寺毘盧樓閣西廂展示廳。

81　妙通寺製，〈傳聞法師生平年表暨妙通寺大事記展示〉，置於妙天寺毘盧樓閣西廂展示廳。

叁、傳聞法師的修行法門

傳聞法師在修行法門上，傳承自廣欽老和尚的宗風，並有其轉化，主要有三：其一，承繼廣欽老和尚苦行宗風，側重事上磨鍊；其二，強調持名念佛；其三，歸宗華嚴。茲析論如下：

一、承繼廣欽老和尚苦行宗風，側重事上磨鍊

在印度佛教中，苦行第一的就是大迦葉，也受到尊敬，印順法師說：「大迦葉頭陀第一，生活精嚴，在崇尚苦行的東方印度（耆那教與提婆達多的五法是道，都興起於此），受到了大眾的崇仰。」[82] 他經常過著獨住、苦行的生活。

不過，廣欽老和尚在苦行的因緣過程中，是常住泉州承天寺多年，做勞役、當香燈，過的是僧團的生活，練就「常坐不臥」的苦行，之後潛修清源山 13 年後，再回到寺裏過僧團生活。1947 年來臺後，更是開山建寺，度化信眾，所以苦行是他修行的工夫之一，苦作道緣，[83] 是一種身心鍛鍊、事上磨鍊與修福的作為 [84]。《廣欽老和尚開示錄》云：

> 出家須修苦行，修戒定慧。……受戒就是要自己遵守戒律，持戒才有定慧。戒定慧不容易，是依經律論而行，對四生不可傷害他，要慈悲，要忍辱、吃苦。……要苦行才能得到智慧，佛報、福報。[85]

也就是說，出家修苦行，自然福慧雙俱。

---

82 印順，《寶積經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頁 22。

83 釋傳悔說：「老人（廣欽老和尚）平日對我的開示很多，綜合起來有四句話，即『夢是顛倒，行依經論。苦作道緣，韋馱擁護』。」參見釋傳悔口述，釋道邊紀錄整理，《覓菩提》，頁 66。

84 廣欽老和尚苦行的當代意義，可參見紀俊吉，〈釋廣欽「苦行」思想的當代思辨與啟示：文化哲學的進路〉，「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頁 87-114。

85 承天禪寺編，《廣欽老和尚開示錄：7-20 對出家弟子開示》，頁 42-57。

依《廣欽老和尚法語錄》，廣欽老和尚說：

> 修苦行是要訓練自己捨身。要體會這個身體是假的，……不要過於執著這個身體。……捨身是什麼？就是要粗衣淡飯，生活簡單，不追求吃好穿好。修行要先從這些衣食住的放下，淡泊修起。[86]

依其觀點，「修行要『做人不做的』，才能消業增福。」[87] 又說：

> 我們修苦行，是在藉各種事境，磨鍊我們的身心，破除無明煩惱，洗滌俗染習氣，鍛鍊各種能耐，並不是做了一點勞力事就叫做苦行。……只有在苦中才能歷練我們，開發我們的智慧。[88]

在他看來，無苦不成道，修苦行，重在發心，要勇猛精進，藉著領職事，來磨鍊我們的心志，以泯除貪、瞋、癡，才是真修行。

傳聞法師服膺、延續廣欽老和尚過去修行的方式，「承繼廣欽老和尚苦行宗風，事上磨鍊」。傳聞法師剛出家就擔起職事，《妙通寺簡介》有下面敘述：

> 擔任廣公侍者，……當時承天禪寺僧眾僅十餘人，寺中事務乏人照料，在出家後至承天禪寺重建前的五年時間，乃發心整頓，全力承擔禪寺大小事務，……領職行持，動中用功夫。[89]

真的是從事上磨鍊來磨鍊自己。為了煮飯燒柴，傳聞法師更上山備柴，如上文云：

> 別無他想，即一人獨自上山撿柴、砍柴、捆柴、挑柴，一路攝心寂靜持念佛號或〈大悲咒〉、〈楞嚴咒〉，心念無剎那空過，下山後並親自用柴火炊飯。[90]

86 妙通寺編，《廣欽老和尚法語錄》，頁 35。

87 妙通寺編，《廣欽老和尚法語錄》，頁 34。

88 妙通寺編，《廣欽老和尚法語錄》，頁 43。

89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19。

90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19-20。

真的是如過去禪師所言：「搬柴運水，無非是道。」[91] 上文亦云：

> 兼職庫頭，每月下山採購一次寺內日用所需，當時車道尚未開闢，一切物品均賴人力搬運，法師集中採買，先運到山腳堆放，再分批肩挑上山，來回往返無數趟，頂著出家僧的精神，支撐肩負所有雜事。[92]

「頭」是主管的意思，「庫頭」是過去禪林中，職掌出納者，管理日常之錢、帛、米、麥等之出入，職位低而任務重。這種為利益大眾的行為，就是菩薩道的精神。

傳聞法師在《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法語篇〉之「苦行」云：

> 行苦行，過苦劫，業障消，生西方證三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要以種種的苦行，做為修道的助緣。……下心、無我、什麼都可以，就是苦行。[93]

當然，這裏所說的「行苦行」，都不是外道所行的苦行，如持牛戒、狗戒等，是藉事鍊心的方便，不僅於形式上，而是做到「放下心」，沒有執著我做、我所做，如實體證，以達無我。

二、強調持名念佛

廣欽老和尚是為禪淨雙修，證得念佛三昧之後，再進一步深觀空性。傳聞法師有禪淨雙修的傾向，但強調持名念佛。念佛有多門，印順法師說：「特

91 元代《釋氏稽古略》：「龐居士，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天然禪師為友。一日石頭問曰：『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參見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9 冊，頁 832 上。

92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19-20。

93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62-163。

重彌陀淨土，持名念佛，是中國佛教，是承西域傳來而發展完成的。」[94]

傳聞法師在親訂的〈妙通寺共住規約〉中第一條就是「專修淨土法門，一心念佛，除打佛七之外，概不應酬經懺佛事。」[95]她期許常住「老實念佛」、「每天做修行的事：念佛。」[96]此專心念佛，主要為「持名念佛」。關於持名念佛，傳聞法師云：

> 持名念佛，以念佛的藥來治妄想的病。把握時間即時念佛。……專心念佛，即是具足「六度萬行」。……少說話，多念佛，培養「定力」。修行要先消業障，念佛法門，最快最直接。[97]

專心念佛是培養定力，然以「念佛法門，最快最直接」，就如傳統所說「徑中之徑」[98]。這又與傳聞法師所謂的「末法時代」觀念有關。她在「妙通寺共住規約」指出：「茲者時當末法，人多虛偽，欲除習染，須立規繩，以匡徒習眾。」[99]又說：「末法時代度眾難，傷透腦筋淚汪汪。」[100]以為末法眾生，心粗而散漫，觀想念佛亦不易成，故以持名念佛為應機。

關於持名念佛的方法，傳聞法師表示：

> 修淨土法門就是持名念佛，……修淨土的人，將「阿彌陀佛」聖號，時時刻刻放在心中，就像參禪一樣，「南無阿彌陀佛」一句接一句，

94 印順，《華雨集（一）》（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1。

95 妙通寺製，〈妙通寺共住規約〉，公告於妙通寺雲水堂暨五觀堂。

96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23。

97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36。

98 蓮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提及《阿彌陀經》之「持名念佛」，乃修行之徑路，且是徑中之徑。「持名念佛」就是專念不忘，又分事持與理持。事持為憶念念佛，理持為參究念佛。參究念佛，「且念且參，觀心究理，是名曰顯」。參見明・蓮池，《阿彌陀經疏鈔》，收入京都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3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頁 450 中。此「參究念佛」之「參」，與禪宗參禪之參雷同。蓮池之意，即在融合禪淨為一。

99 妙通寺製，〈妙通寺共住規約〉，公告於妙通寺雲水堂暨五觀堂。

100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48。

一直念下去，念到「一心」，就會知道「念佛是誰」。[101]

她又說：

修淨土法門，就是一直持名念佛。印光大師說：「一句『佛』如果念得專，成佛有餘。」一句佛號都念不專，卻說「念佛時，都是妄想。」其實就是念「佛」心不專，難怪妄想那麼多。[102]

傳聞法師這種「一心念佛」的方法，就如印順法師下面的論述：

「一行三昧」是以念佛為方便的。「一行三昧」的念佛，「不取相貌」，這是不觀佛的相好，而是「專稱名字」的。一心稱念佛名，如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就能見三世一切佛。「恆沙諸佛法界無差別」，一切佛都是「乘一如，成最正覺」的。所以這是「繫緣法界」：「一如」而稱名，也就是從持名念佛，而直入實相念佛的。[103]

三、歸宗華嚴

傳聞法師提倡持名念佛，而歸宗於華嚴，有其明顯的弘法脈絡與跡象。妙通寺於 1988 年動土興建毘盧寶殿，2003 年奠基啟建毘盧樓閣。[104] 毘盧寶殿，主尊供奉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毘盧樓閣，主尊供奉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門楣橫匾「上妙莊嚴宮殿」[105] 是出於《華嚴經》。此大部《華嚴經》是較晚集成。[106] 傳敦法師提及

101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二）》，頁 13。

102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二）》，頁 45。

103 印順，《淨土與禪》（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頁 185。

104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3。

105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9：「爾時善財，聞彈指聲，從三昧起。彌勒告言：『善男子！汝住菩薩不可思議自在解脫，受諸菩薩三昧喜樂，能見菩薩神力所持，助道所流，願智所現，種種上妙莊嚴宮殿，見菩薩行，聞菩薩法，知菩薩德，了如來願。』善財白言：『唯然，聖者。是善知識，加被憶念威神之力。』」參見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0 冊，頁 437 下。

106 參見邱敏捷，〈印順對〈入法界品〉之析論：文殊到普賢信仰發展之考察〉，《玄奘佛學研究》，第 27 期（2017 年 3 月），頁 141–163。

傳聞法師曾以臺語講授《華嚴經》，[107] 相當不易。

這樣的轉變，就從念「阿彌陀佛」，改念「毘盧遮那佛」發軔。妙通寺第二任住持傳敦法師說：

> 民國 82（1993）年妙通寺毘盧寶殿落成前，我們是念阿彌陀佛。毘盧寶殿是遵循老和尚的囑咐興建的，老和尚說：「後面（大雄寶殿後面）要蓋一間這樣（供奉三尊佛祖）的佛殿。」毘盧寶殿落成之後，中央供奉毘盧遮那佛，因緣成熟，大眾受持用功的佛號，隨順因緣，調整為念「毘盧遮那佛」。[108]

與上相應，通和法師也說：「在 1993 年左右，傳聞法師擔任妙通寺住持的中期，從念『阿彌陀佛』，傳頌『南無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109] 關於從念「阿彌陀佛」到「念毘盧遮那佛」，妙通寺第三任住持傳敦法師說：

> 基本上，佛教界都知道毘盧遮那佛，有的人想不通，以為我們怪異，甚至元亨寺菩妙長老[110] 問我。有一次，我去元亨寺，他問我這個問題：「聽說你們現在都念毘盧遮那佛，為什麼要念毘盧遮那佛？」我就說：「因緣。」什麼因緣？我們早上起來，晨鐘暮鼓，頭一尊就是毘盧遮那佛。……在民國 82 年毘盧寶殿落成時，我們受持的功課作了調整，原本我們都是念「阿彌陀佛」，是毘盧遮那佛的因緣，我們修行用功調整為念「毘盧遮那佛」，但是常住的功課，早課繞佛念「毘盧遮那佛」，晚課繞佛念「阿彌陀佛」，早課是功，晚課是德，利益眾生。[111]

---

107 釋傳敦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訪談紀錄〉（未刊稿）。

108 妙通寺編，《傳敦師父廣度眾生專冊》（高雄：妙通寺，出版時間不詳），頁 4。本資料由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於 2024 年 11 月 23 日提供。

109 釋通和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通和法師出家學佛訪談稿〉（未刊稿）。

110 菩妙長老（1921-2009），俗名劉相。高雄梓官人。16 歲禮臺南竹溪寺眼淨和尚披剃出家。1955 年於臺中寶覺寺受具足戒。曾於楠梓慈雲寺閉關 3 年，專修淨土法門，一心念佛不斷。1964 年任高雄市元亨寺住持。

111 釋傳敦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訪談紀錄〉（未刊稿）。

妙通寺內有個牌樓，上標明「華藏世界」，就是「華嚴世界」。由原先念「阿彌陀佛」，轉而歸宗於華嚴有其思想脈絡可尋[112]。阿彌陀佛以西方極樂世樂為歸處，《華嚴經》最後一品的〈普賢行願品〉也是導歸極樂，以華藏世界為清淨圓滿境界。誠如印順法師說：

> 《華嚴經》著重於如來的果德因行。傳到中國來之後，經由北土地論師[113]的宏傳，發展為華嚴宗學，對平等涉入，事事無礙的玄理，有了獨到的闡揚。《華嚴經》所顯示的果德因行，當然也出於聖弟子的體會，並不等於如來圓證的實際，所以「果分不可說」。[114]依菩薩因行而方便安立，不是為了組成偉大的理論體系，而是啟發學人來發心趣入。[115]

對於如何解說「事事無礙的玄理」，[116]據《佛祖統紀》記載，賢首法藏（643-712）為武則天（624-705），以十個鏡置於八方，中間安放佛像，然後以燈照之，則鏡鏡現佛像，以表剎海重重無盡之意。[117]《華嚴經》的華藏法門，重重無盡，就是事事無礙的法界緣起，[118]表顯出宏偉莊嚴的佛德。

妙通寺為傳統清修道場，經年有法會與誦經活動，每年固定誦持《華嚴

112 印順法師說：「阿彌陀佛與《華嚴經》淵源極深，如本論所稱，發願往生阿彌陀佛『蓮華藏世界』。此華藏世界，即華嚴經之華嚴世界。……依《華嚴經》最後一品〈普賢行願品〉而來。淨土宗同人皆知『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阿彌陀佛法門與〈華嚴經〉關係極深。」參見印順，《華雨集（一）》，頁 357-358。

113 北魏時，北印度的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譯出世親的《十地經論》等，而後宏傳《十地經論》，形成「地論師」一系。

114 印順說：「佛的圓滿功德，每依法身大士而表示出來，所以說：『果分不可說，因分可說』；佛與大菩薩，只是程度的不等而已。」參見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88 年），頁 1290-1291。

115 印順，《華雨集（五）》（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210。

116 參見邱敏捷，〈印順對華嚴宗之評論〉，「鶴山 21 世紀國際論壇・宗教論壇」，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4 年 12 月 20 日。

117 南宋《佛祖統紀》卷 33 云：「無盡燈，賢首法藏師為則天以十鏡置八隅，中安佛像，然燈照之，則鏡鏡現像，以表剎海重重無盡之意。」參見南宋・志磐，《佛祖統紀》，《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9 冊，頁 318 下。

118 印順說：「『華嚴法門』，盡虛空、遍法界的事事無礙，缺少些現實的人間感。」參見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1023。

經》一部。[119] 傳聞法師云：

> 修行不是學做事，有佛法才圓滿，《華嚴經》是佛的境界，不可講的，廣大得難信難懂，現在只是指示你們一條路而已。事事無礙的境界，是不可思議的，根本無法用言語形表達。[120]

事事無礙的境界不易理解。傳聞法師又云：

> 《華嚴經》中有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理無礙，把理運用進去，……都圓滿無礙。……能運用出無量無邊，也就是顯現出「事之無礙」，……理就是事，事就是理，理事一體……了知諸法空相的心法，納入心田，運用於外，才能事事無礙。[121]

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為華嚴所說的四種法界觀，統攝起來，名為一真法界。

如傳聞法師所言，逐步修持，在修道次第，絕無一入門即觀事事無礙、法法圓融，還是一步步實踐，先把佛「理」運用到日常「事」物之中。由禪淨雙修轉向華嚴，《華嚴經》義理在她的說法內涵中，角色漸重。如她說：

> 每一個念頭都是平等心，很自然的。即使人家對我不好，發脾氣，也不覺得如何，我都接受，不生氣，反而發好願，如《華嚴經》內的菩薩行為：「希望吃到我的肉的人，都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122]

此「希望吃到我的肉的人，都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經文的

119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頁 9。

120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19。

121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64-167。

122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頁 160。

「願諸眾生，食我肉者，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123]

肆、結論

綜上可知，廣欽老和尚在臺灣的法緣相當殊勝，度化的弟子不少，其中傳聞法師擔任老和尚的侍者長達 15 年之久。傳聞法師一生六十載歲月中，「修行前期與廣欽老和尚的法緣」，頗為殊勝，22 歲仰慕廣欽老和尚苦行修道，前往臺北土城承天禪寺剃度出家。傳聞法師在廣欽老和尚隨機點化之下，終成棟梁，廣欽老和尚圓寂後接任妙通寺第二任住持。「修行後期的弘法行誼」，擴建妙通寺，並親自領眾參與工程興建，不遺餘力，充分展現自力而為的精神，並興建高雄隆法寺、臺南左鎮千僧寺等分寺，以及購買韓國大仁寺而易名為清淨山毘盧寺。

在修行法門上，傳聞法師傳承廣欽老和尚的宗風，並有其轉化，其特徵主要有三：其一，承繼廣欽老和尚苦行宗風，側重事上磨鍊；其二，強調持名念佛；其三，歸宗華嚴。傳聞法師服膺、延續廣欽老和尚過去苦行宗風，並落實於日常生活，於事上磨鍊，強化心地工夫。廣欽老和尚是為禪淨雙修，證得念佛三昧再進一步深觀法空。傳聞法師雖有禪淨雙修的傾向，但特別強調持名念佛，提倡持名念佛，而歸宗於華嚴，從念「阿彌陀佛」，改念「南無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可以說，妙通寺在傳聞法師的帶領之下，修行宗風與昔日，已略有出入。

123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頁 101 上。

徵引書目

壹、古籍檔案

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10、14、48、49 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年。

京都藏經書院編，《卍續藏經》，第 3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

貳、辭典

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臺南：妙心出版社，2013 年。

叁、文集、回憶錄、訪談

大乘精舍印經會編，《廣欽老和尚紀念集》。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3 年。

印順，《華雨集（一）》。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

印順，《華雨集（五）》。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

妙通寺傳戒委員會編印，《高雄縣六龜鄉妙通寺護國千佛三壇大戒同戒錄》。高雄：妙通寺，1987 年。

妙通寺編，《廣欽老和尚法語錄》。高雄：妙通寺，2022 年。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一）》。新北：水星文化事業出版社，2011 年。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系列：法水遍佈長流（二）》。新北：水星文化事業出版社，2016 年。

妙通寺編著，《傳聞上師開示語錄：偈語篇》。高雄：妙通寺，2020 年。

承天禪寺編，《廣公上人事蹟初編》（增訂本）。新北：承天禪寺，2013 年。

承天禪寺編，《廣公上人事蹟續編》（校訂本）。新北：承天禪寺，2014 年。

承天禪寺編，《廣欽老和尚開示錄：1-3 對在家居士開示》。新北：承天禪寺，

2012 年。

承天禪寺編，《廣欽老和尚開示錄：4-6 對來訪出家法師開示》。新北：承天禪寺，2012 年。

承天禪寺編，《廣欽老和尚開示錄：7-20 對出家弟子開示》。新北：承天禪寺，2012 年。

邱敏捷，《三心了不可得：與傳道法師對話錄》。臺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2015 年。

釋通和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通和法師出家學佛訪談紀錄〉（2025 年 1 月 17 日於臺中市寶善寺訪談，未刊稿）。

釋傳悔口述，釋道邊紀錄整理，《覓菩提》。新北：承天禪寺， 2011 年。

釋傳敦口述，邱敏捷訪談紀錄，〈妙通寺住持傳敦法師訪談紀錄〉（2025 年 3 月 1 日於高雄市妙通寺訪談，未刊稿）。

肆、專書

印順，《大乘起信論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88 年。

印順，《般若經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淨土與禪》。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印順，《寶積經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邱敏捷編著，《傳道法師年譜》。臺南：妙心出版社，2015 年。

范純武、王見川、李世偉，《臺灣佛教的探索》。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5 年。

闞正宗，《臺灣高僧》。臺北：菩提長青出版社，1996 年。

伍、期刊論文

邱敏捷，〈印順對〈入法界品〉之析論：文殊到普賢信仰發展之考察〉，《玄

奘佛學研究》，第 27 期（2017 年 3 月）。

邱敏捷，〈當代臺灣人間佛教之實踐：以傳道法師的禪學及其書法藝術為例〉，《臺灣文獻》，第 76 卷第 1 期（2025 年 3 月）。

黃兆民，〈廣欽老和尚修行論：苦行與念佛並重〉，《慈濟通識教育學刊》，第 13 期（2020 年 12 月）。

陸、學位論文、研討會論文

汪承，〈廣欽老和尚宗教修行研究〉。湖北：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論文，2016 年。

林其賢，〈傳聞法師「心地法門」的工夫指點〉，「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邱玉瑞，〈廣欽老和尚與其法脈傳承寺廟之研究〉。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邱敏捷，〈印順人間佛教與彌勒淨土〉，「第八屆兩岸四地暨國際佛教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禪與人類文明研究中心，2016 年 6 月 24-26 日。

邱敏捷，〈印順對華嚴宗之評論〉，「鶴山 21 世紀國際論壇・宗教論壇」，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4 年 12 月 20 日。

邱敏捷，〈妙通寺開山祖師廣欽老和尚的出家修行與弘化風格〉，「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邱敏捷，〈當代臺灣佛教僧俗交遊之範式：以臺南妙心寺傳道法師與藍吉富為例〉，「臺南府城佛影：人間菩薩傳道法師圓寂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臺南大學人文學院，2024 年 12 月 28 日。

邱敏捷，〈當代臺灣禪學的激盪：以聖嚴法師與性廣法師為例〉，「第二十一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臺灣佛教之文化傳承國際學術研

討會」，新竹：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2023 年 8 月 12-13 日。

紀俊吉，〈釋廣欽「苦行」思想的當代思辨與啟示：文化哲學的進路〉，「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陳玉真，〈廣欽老和尚與佛教〉。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

黃楸萍，〈《傳聞法師開示語錄》述評〉，「妙通寺及其心地法門學術研討會」，高雄：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2025 年 6 月 21 日。

蘇美鶴，〈廣欽老和尚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12 月。

釋明靄，〈廣欽老和尚的事蹟及其修行方式之研究〉。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釋通和，〈傳聞法師「心地法門」之研究：以《傳聞法師開示集錄》為主要探討〉。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柒、網路資料

蔡宗憲，〈樹科大、妙通寺攜手舉辦學術研討會 探討心地法門傳承〉（2025 年 6 月 23 日），收錄於「焦點時報」：https://focus.586.com.tw/2025/06/23/p352307/（2025/11/20 點閱）。

捌、其他

妙通寺製，〈妙通寺共住規約〉。公告於妙通寺雲水堂暨五觀堂。

妙通寺製，〈傳聞法師生平年表暨妙通寺大事記展示〉。展示於妙通寺毘盧樓閣西廂展示廳。

妙通寺編，《妙通寺簡介》。高雄：妙通寺，出版時間不詳。

妙通寺編，《傳敦師父廣度眾生專冊》。高雄：妙通寺，出版時間不詳。

妙通寺編，《傳聞師父歷年領職事開示》。高雄：妙通寺，出版時間不詳。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harma Master Chuan-wen of Miao-t'ung Temple and the Venerable Master Kuang-chin and Their Spiritual Practice

Min-chieh Chi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harma Master Chuan-wen of Miao-t'ung Temple and Venerable Master Kuang-chin, and the former's Dharma propagation practices. Master Chuan-wen is a disciple of Venerable Master Kuang-chin. The article describes Master Chuan-wen's 15 years of service as Venerable Master Kuang-chin's attendant, as well as his inheritance of Venerable Master Kuang-chin's teachings and his transformation of Miao-t'ung Templ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neage of Dharma Master Chuan-wen mainly include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inherit the ascetic tradition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Kuang-chin, emphasizing practical training. The second is to emphasize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 from the previous Amitabha Buddha to Vairocana Buddha. The third is to return to teaching of Avatamsaka school.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ster Chuan-wen, the style of practice at Miao-t'ung Temple has changed from that of the said Temple in the pas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Keywords：Miao-t’ung Temple, Dharma Master Chuan-wen, Venerable Master Kuang-chin, Buddha Name Recitation, Ascetic Practices